

热热 / 著

危险的他

他叫徐承意，一个满身伤疤、笑容危险的男人。



初见，她是
被绑架来做
芯片植入手术的牙医

神秘危险雇佣兵
致命吸引
严谨理性女牙医

M r . D a n g e r

●
他是在昏迷中
被换上芯片牙齿的
无辜路人

姜一诺：
“徐承意，你与明天，哪个会先来？”

● 热热——著

危险的他

他叫徐承意，一个满身伤疤、笑容危险的男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他 / 热热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594-3238-4

I. ①危… II. ①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3598号

书 名 危险的他

作 者 热 热
责任编辑 丁小卉
总 策 划 调 调
出版监制 唐 昕
特约编辑 小 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品 千寻文化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88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238-4
定 价 38.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申请调换)

Contents

目录



001 || 前奏

004 || 第一章
忘记是自由的一种形式？狗屁！

031 || 第二章
遇见过去，试探发酵

062 || 第三章
我说，你是我的女朋友

092 || 第四章
对不起，习惯只是习惯

124 || 第五章
不承想，他的暧昧被我遇到

154 || 第六章
经历过分手现场以后

186 || **第七章**
兵荒马乱里的告白，应运而生的感动

216 || **第八章**
我劝不了你，那我就陪着你

247 || **第九章**
当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

278 || **第十章**
飞鸟折断翅膀是否还能奢望天空

296 || **番外一** 唐树

301 || **番外二** 胡妖妖

306 || **番外三** 郑颖

309 || **番外四** 蒋雨



前奏

头套被摘下的瞬间，突如其来的强光让姜一诺下意识地伸手去挡住眼睛。

绑她来的男人用力推她上前，她踉跄一下，险些扑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上——

躺椅上躺着一个男人，他安静地躺着，脸被盖住，只露出一张流血的嘴。

刚才的强光来自落地的台灯，打在他的身上，他穿的衬衫有些脏，很皱，双手垂放在两旁，手上有大大小小的伤口。

“快点，帮他换牙。”下这命令的男人站在暗处，伸出一根手杖指着躺椅上的男人对姜一诺说，“然后把这个放进他牙齿里。”

话音刚落，一个盒子从暗处被丢过来，姜一诺本能地接住。

盒子被打开，里边躺着一个很小很小的芯片。

姜一诺皱眉，又听到那个人说：“记住，把你的实力拿出来，别想要花样，否则你走不出这间仓库。”

仓库很大，空气里透着浓重的霉味，还有淡淡的树脂味。

姜一诺环顾周围，站着男人个个壮得可怕，他们身上还都配着枪，将她和躺椅上的男人围得水泄不通。

下命令的显然是他们的头，也就是抓她来的人。

这些人显然是早有预谋，空气里飘着恐怖的危险气息，刺激着姜一诺的脑神经。

姜一诺确定这些人不简单，躺椅上的男人也不简单。

她更确定的是，这场手术，她没退路。

姜一诺深吸一口气，走到一旁的推车上，拿出一一次性手套戴上，迅速进入状态。

她掰开男人的嘴，用纱布擦拭掉他口腔里的血，看清左边下排的大牙被生生拔掉，拔得太过生硬，导致还残留了一点牙颈，牙槽骨受损，呈喷血状。

姜一诺不由得眉心一颤，她可以想象当时有多疼。

“我需要做伤口处理，然后取模，几天后做一个吻合的牙齿镶上去，才能把芯片放进去。”话音未落，姜一诺就被人用枪抵住了太阳穴。

“几天后？姜医生，”坐在暗处的男人杵了杵他手里的手杖，冷笑过后，声音清冷，透出死亡威胁，“我最多给你三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办不到，你跟他一起死。”

三个小时？姜一诺在心里苦笑了一声，外行怎么知道如果没有提前做好成型的牙模，三个小时即便是押魔术师来也无济于事，幸好……她有成品。

姜一诺颤抖着打开随身携带的包，从里边拿出一个塑料盒：“我，我这里有客人做好的牙模，可以试一下。”

被抓来这里之前，姜一诺在包里放着VIP客人做好的牙模，准备方便的时候随时上门去做校对工作，没想到会在这关键时刻救自己一命。

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姜一诺得加快速度。

牙模恰到好处地被嵌进男人的口腔内，芯片成功转移。

姜一诺摘下口罩：“七到八个小时内不要进食，两到三天内不要吃过硬的食物。”

拿着手杖的男人终于从黑暗处走出来，不过即便如此，姜一诺也看不到他的样子，因为他戴着小丑的面具。

“姜医生，你可以走了。”随着他的手杖挥了挥，姜一诺的眼前

突然降下一片黑暗——

她被戴上头套，粗暴地带离了这里。

姜一诺不会知道，这个拿手杖的男人白天去过她的诊所。她被抓来这里，是因为这些人原本的随行医生在来都柏林的路上，在经历的枪战中中枪身亡了。她被选中，算是随机，亦算是无可逃避。

隐约间，姜一诺听到身后躺椅上的男人发出低微的呻吟声。

像来时那样，姜一诺被推上一辆皮卡，经过约莫三十分钟颠簸的路程，车停下来。

姜一诺被推下车，踉跄着站稳，身后的车子早就亟不可待地掀起疾驰的尘土。

她转身间把头套拿下来，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半便士桥上。

这里是都柏林。

以上，是姜一诺两个月前在从牙医所回家的路上发生的惊魂片刻。

第一章

忘记是自由的一种形式？狗屁！

席慕蓉说过，记忆是相会的一种形式，而忘记是自由的一种形式。
姜一诺不以为然。

她来爱尔兰念牙医，一念就是五年，为的是忘了在高中纠缠了她三年的恶棍学长；

从高威搬到都柏林，为的是忘了在第一个实习场所发生的医患斗殴事件；

现在着急报名参加去缅甸的旅游团，为的是忘了两个月前被突然掳走给陌生男人做的牙科手术。

目的明确，可结果也很明确：没有一份努力是得到了自由的回报的。

恰恰相反——越想忘，越忘不掉。

再一次从重复的噩梦中醒来时，姜一诺已经坐在前往缅甸市中心的大巴上了。

姜一诺摸摸微疼的太阳穴，轻声叹了口气。

那个仓库，那个只看得到一张嘴的男人，那个镶嵌着芯片的牙齿……反反复复，成了她这两个月噩梦的所有内容。

姜一诺看手表算了一下时间，从机场出发，车子已经开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姜一诺看向车窗外，目测现在还在郊外，荒凉丛生的野草随风摇曳，像动态的素描，天边的流云都能被划出个口子来。

就在姜一诺提起精神准备伸一个懒腰的时候，车子突然急刹车，由于惯性，她狠狠地撞在椅背上，脑门生疼。

紧接着，随着车门被打开的声音，一阵刺耳的叫嚣声响起来。

姜一诺抬头间，一群戴着塑料娃娃头套的男人持枪上车，车厢里的乘客受到惊吓，慌张地尖叫。

姜一诺心下一沉，这是遇到抢劫的了。

车上坐满了跟团的游客，还有一些散客，一共四十多人，而持枪犯一共才五个，他们做不到盯梢每一个人。

姜一诺缓缓把手伸进包里，不动声色地想要拿手机报警。

“别乱来。”

突然一个声音在姜一诺的身边响起。

姜一诺转过头，看到一张俊朗丰神的侧脸——

夺人眼球的高挺鼻梁，轮廓分明的下巴线条干净利落，淡定到轻扫了一眼她的冰冷神情，耳朵旁边有一道约莫三厘米的疤痕。

这个男人穿着黑色外套，身形是那种好看的魁梧，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她确定刚才是他在说话。

他的目光锁定前方的一个劫匪。

姜一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心立刻蜷缩在压缩机里，站在最远处的那个劫匪的视线是锁定在她这边的，并且敏锐地察觉到他们这边有情况，举枪走了过来。

目测该劫匪身高在一米七左右，身形消瘦，戴着的是米老鼠头套，他手里拿着枪的模样很吓人，他很凶地用枪头对准姜一诺，并且用生硬的英文质问她做什么。

姜一诺整个人都僵住了，她本能地提醒自己要冷静，可呼吸还是乱了节拍。她的沉默让对方越发凶悍，他冲过来就要拉扯姜一诺！

就在姜一诺以为自己在劫难逃的时候，突然一个身影越到她前边隔开了劫匪的枪：“Hey, man, calm down.”

是邻座的他。

他突然的起身，让所有劫匪不约而同地凌厉起来。

其他几个劫匪拿枪对准他，一同呵斥他坐下，并将双手置于头顶。

而他只是举高双手，装作听不懂他们说话，目光定定地看着面前的米老鼠劫匪，试图上前。

他这是在挑衅。

刚才还叫她别乱来，他现在却……

劫匪的叫嚣声让车厢内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充斥在姜一诺的耳边更像分分钟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她的心狠狠地揪了起来。

“米老鼠”几次警告都被忽视，抬手就用枪杆冲他的脸上敲去。

几个胆子小的女人害怕地叫了起来。

这一记殴打力道很冲，他被打得扭过头，一颗牙掉在地上。

他一定很疼，却没哼一声。

姜一诺皱眉看了一眼地上的牙齿，视线突然定格住了。

她记得每一颗自己经手过的牙齿，因为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专业习惯，在细节上会留有自己特有的标志，外行是很难看出不同的。

更何况这颗牙齿是她亲自做的。

她再次抬头，望向他。

为了做最后的确认，她伸手抓过了牙齿。

劫匪大喝：“Hey, you!”

说时迟，那时快，在姜一诺摸到牙齿的瞬间，他反手就将“米老鼠”的枪卸了下来，并把对方扣在了自己的手里！

一时间情势发生逆转：乘客控制住一个劫匪，所有人都像看到了超级英雄一般瞪大眼睛。

姜一诺摸到了牙齿里的芯片。

没错，这颗牙齿就是仓库里她临时给那个神秘的男人安上的，确认无疑。

原来是他。

姜一诺一时忘了当下的情况，起身定定地望着他。

他从那些人手里逃出来了吗？

为什么他也来缅甸？他是在跟着她吗？

一系列的问题按捺不住般地从姜一诺的脑海里汹涌而上。

他开口，用英文向劫匪提要求：把车上的乘客都先放下车。

狭长的走道让两方的对峙显得更加紧张，站在最前边戴着“唐老鸭”头套的劫匪持枪没有动。

而“唐老鸭”没动，身后的其他人也没有动。

看来“唐老鸭”是头。

就在每分每秒在当下的僵持中驱赶了仅剩的氧气时，“唐老鸭”突然举枪对着“米老鼠”就是一枪！

所有人失控地大声尖叫！

姜一诺也被这一幕给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对峙的平衡，随着这一枪骤然被打破，优势转向劫匪——

他手里没有筹码了。

车上的女人们早已泣不成声，男人即便没有哭出来也发出了恐惧的急喘，每个人原本涌起的希望瞬间被碾成绝望，神经到了崩溃的极限。

可姜一诺发现他并不慌张，像早就预料到这一步一样开口说了一段话。

姜一诺英文不差，听懂了他的意思——

“你们看到了，现在他可以把你们的同伴打死，以后分钱的时候还会有你们的份吗？”

这样的挑拨离间原本不会有什么作用，但血液是有温度的，它推动了这段话的效用。

“唐老鸭”感觉不妙，转头间果然看到同伴们警惕地后退和其保持距离。

“唐老鸭”怒了，用缅甸语对他们破口大骂，也就在这时，那个人凌空飞起，踹倒了“唐老鸭”，并在同一时间制服了他们！

动作之快让人目不暇接。

在他一人解决所有劫匪后，车厢里的乘客纷纷一跃而起为这英雄欢呼雀跃，而他的脸色依然不改悲喜，他示意司机报警，让警察过来

处理。

几分钟后，警察赶到，众人纷纷下车。

唯有他坐在位子上没有动，一直有意无意地看着其他人陆续离开，等到车子渐空时，他忽地起身，方向却是一旁的车窗。

几乎是本能，姜一诺拉住了他的衣角：“你叫什么名字？”

他扭头，对上她的目光。

或许知道他要走，这转瞬即逝的挽留只有一句提问的时间。

那么对姜一诺来说，最好奇的便是他的名字。

四目相交，他的眸子如星如月。

“徐承意。”

说着，他走到另一边的窗户，推开，灵巧地纵身一跃，迅速消失在茂密的树林里。

车子里只剩姜一诺一个人，立在对流的风中。

当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徐承意，描述他是如何的英勇神武时，他仿佛成了从天而降的超级英雄，时间一到便不再现身的大英雄。

在警察的安排下，大家重新坐上大巴，由警车护送安全抵达市内。其间，每个人讨论的都是徐承意。

有人好奇他的身份，也有人好奇他从哪里来的，大家齐心协力，要把这个传说发酵放大。

只有姜一诺安静地望着窗外，她没有参与讨论，因为她比车上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一点。

他叫徐承意，一个神秘的、身上一定有着故事的男人。

而名字，就是故事的开始。

想到这里，姜一诺难得兴奋地攥了攥拳头，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忘记把牙齿还给徐承意了。

准确地说，是牙齿里的芯片。

缅甸，仰光。

这是一座让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城市。

高楼平地起，仿佛急于和国际接轨，可略显拥挤的街道和慵懒的人群透着那么一点朦胧的脏脏感。

偶尔几个带着孩子的妇女踩着拖鞋，手里拎着大大的编织袋擦肩而过，生活气息立刻扑面而来。

而有不苟言笑的僧侣缓步出现时，佛教的尊崇感又立马跳脱了拉近的距离。

姜一诺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单纯散心，她不喜欢热闹，所以和旅行团一同入住酒店后就独自出来了。

她去到一个卖榴梿的水果摊上买上一盒榴梿，边走边吃，看着眼前的人群，脑海里忽然弹出言情剧里的那些场景：男女主角兜兜转转会被缘分指引着，奇妙遇到。

姜一诺从口袋里掏出芯片在手心里反复掂量，徐承意一定知道芯片不见了。

他会来寻吗？

如果来寻，她能否再见到他？

长久以来的谨慎告诉姜一诺，徐承意这个男人充满了危险，暂且不说他和那些绑她去做手术的男人是什么关系，单就他这么忽然出现在缅甸，身上铁定就有一堆麻烦，再遇到也该忙不迭地躲开。

可不知为何，想到这里，姜一诺心里竟涌起一丝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姜一诺把芯片重新收起来，大步往前，暗暗地告诉自己，若绕着市集街道走上一圈能碰到徐承意，那就是命中注定她要承担风险。

她得认命。

随着天色慢慢地变深，人流越来越多，姜一诺挤在其中东走西逛，渐渐形成气候的市集聚拢着热闹与喧哗。

人群慢慢往前，突然，人群的前端传来一阵阵欢呼声，姜一诺抬头一看，是一队装扮得像龙船的游车缓缓驶来，将人群拨开到两边。

游车之上一些戴着油彩面具的人挥舞着手里的烟火棒应和着欢呼的观众，姜一诺在其中心有余悸地低下头。

经过大巴上的事，姜一诺对戴面具的都有抵触。

她想退出，结果没有缝隙可退。

两边的人不知是谁推了一下，姜一诺没站稳，眼看就要往旁倒去。忽然间，有双手紧紧地托住了她。

“谢……”姜一诺抬眸间看到那张消失了几个钟头的脸。

徐承意把姜一诺扶好，眸色冷得像冰山上的月牙：“这已经是第二次给你解围了。”

他说得是没错，但这语气……

姜一诺也不含糊，直接道：“是回来找芯片的吧？”

徐承意皱眉：“你知道芯片？”

那芯片十分小，一般人察觉不到，更不可能知道那是芯片，除非……

话到嘴边，徐承意收回了打量的目光，转身。

姜一诺微微一怔，随即跟他挤出人群。

姜一诺：“等等。”

徐承意站住。

“你不向我要芯片？”姜一诺用手指头抵在徐承意后背上当刹车，隔开自己和他的距离。

徐承意头也不回：“你若要给我早就给了，你不给，我何必问？”

姜一诺歪头，想要看徐承意说这话的神情，徐承意却又迈步往前。

他身手极好，对付她一个弱女子易如反掌，要想用强，分分钟就能拿到芯片。

可他没有这么做。

如果不是着急回来找芯片，那就是另有要紧事。

这是个很容易勾起人好奇心的男人。

姜一诺杵在原地几秒后重新跟上，快步越过徐承意转身一站，站到他的面前：“徐承意，我叫姜一诺。”

他还是那定海神针一样的淡定目光，直勾勾地看向姜一诺：“我有问你名字吗？”

还是个惹人功夫厉害的男人。

姜一诺略尴尬地抿了抿嘴唇：“我只是觉得需要礼尚往来，没别

的事那我就先走了。”

这时，徐承意喊住了她：“等一下。”

姜一诺挑眉，看来某人是后悔故作高深了，便缓缓扭头，拖长声音：“徐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你有钱吗？”

“……”

几分钟后，面馆。

姜一诺和徐承意相对而坐。

她看着他专心致志地吃面的模样，突然觉得好笑。

姜一诺双手抱臂仔细打量着他。

徐承意吃几口后抬眸：“你想说什么？”

姜一诺眨巴了几下眼睛：“你为什么觉得我一定会请你吃饭？”

徐承意重新垂眸吸溜一口：“男人的直觉。”

这冷笑话……

姜一诺好整以暇地点点头：“那我女人的直觉，你让我请吃饭后，接下来还会向我借钱。”

徐承意头也不抬地点点头：“嗯，你的直觉很准。”

他说得这么理直气壮，不高冷了，直接改厚脸皮了。

姜一诺暗暗发笑，想到他好歹对她有过救命之恩，于是从钱包里拿出所有的现金：“算了，这些是我……”

突然，徐承意伸过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只听他低声道：“别动。”

又是这个声。

姜一诺下意识地不敢动了，缓缓看向他——

他的余光扫向门口，脸色严肃。

姜一诺扭头看去，是两个警察。

警察在盘查吃面的客人，客人拿出身份证，他们一一做着记录。

姜一诺重新看向徐承意，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

徐承意压低声音对姜一诺说：“带我离开这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姜一诺微笑：“你是在求我吗？”

徐承意皱起眉头，姜一诺挣脱开他的手，反手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巴掌。

这一巴掌，成功地吸引到旁人的注意。

姜一诺腾地站起身，故作委屈地撇了撇嘴，指着徐承意用英文骂了一句“负心汉，我们分手”，然后用手背挡着脸转身就跑。

徐承意起身追了出去。

与此同时，面馆里还没被查到的一桌客人暗暗睨着没反应过来的两个警察，不作声色地起身要离开。

姜一诺和徐承意相继跑出面馆，听到身后有警察的追喊声，他们赶紧往人多的集市里隐去。

徐承意三步并作两步上前，从后面一把拽住姜一诺：“别怕，不是在追我们。”

姜一诺回头一瞧，果然那两个警察追着几个男人朝另一个方向去了。

姜一诺这才缓了口气，低头间留意到徐承意的手，不自在地提提肩膀，不想徐承意抓得更紧了。

踉跄间她跌进他宽大的胸膛，与其四目相对。

姜一诺瞪大眼睛，那低头瞬间的邪魅让她不由得愣住了。

徐承意眯眸：“你刚才那巴掌打得是真狠啊。”

姜一诺抬下巴：“不是你求我的吗？”

这略带调侃的话换来的是徐承意定定的沉默，姜一诺突然有些尴尬。

下一秒徐承意的手从手臂处移至腰间，完全揽姜一诺到身上：“好，既然你反应这么快，我接下来可以放心地黏着你了，姜一诺。”

他右半边脸上还残留着少许红肿，但丝毫不影响他帅气的模样；他身上有着淡淡的香草味，是那种晃人心神的好闻；他浓密的额发下是和之前清冷不同的玩味表情，很迷人。